

針對交際意圖的認知語境研究

王 宏 偉*

〈目 次〉

- | | |
|---------------|--------------------|
| I. 緒 論 | III. 針對交際意圖的認知語境研究 |
| II. 傳統語境與認知語境 | 1. 認知語境中“語境”的重新界定 |
| 1. 靜態的傳統語境 | 2. 認知語境的重新界定 |
| 2. 動態的認知語境 | IV. 結 論 |

I. 緒 論

語境由語和境組成,‘語’就像是一顆大樹,‘境’就像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就像大樹只有在肥沃的土壤中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一樣。語的意義依附於境,只有在境中,語的意義才能得以解決,而境也只有語中才能盡情的發揮它的認知語用功能;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西方大批語言學者都認為意義只有在語境中才能獲得解釋。‘語’作為一種“索引語詞”¹⁾,在‘境’中充當著“參照物”²⁾的角色;在交際中不僅包括口語(語音符號)和書面語(筆畫符號),還包括手勢語言(手勢符號)和盲人語言(觸覺符號)等(周禮全:1994)。例如:

* WANG HONGWEI, 수원대학교 국제대학CSL 조교수

1) 黃華新,《邏輯與自然語言理解》,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03頁。

2) 最早提出“語境”概念的波蘭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提出,說者所處的情景對語義的解釋具有可參照性(參照:胡霞(2005))。

1) 數學老師：100減98等於幾？

某小學生：(搖搖頭……)

“搖搖頭……”作為‘語’的索引語詞，在“回答數學題”這個‘境’中充當著參照物的角色。這種無聲的語言在交際中也會經常出現，如果不成為‘語’的一部分，交際就無法實現，交際的真正意圖也無法得到合理的推理；這些勝似語言卻非語言的參照物在對話語理解的動態推理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將試圖驗證，只要與交際有關聯，都可以成為‘語’的一部分，是理解話語意義的重要參照物。

動態的語境不再像靜態語境那樣一成不變，不單單強調的是交際中的話語意義，更強調的是發話者在交際中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即意謂”，也就是說交際的真正意圖。例如自習課上好多同學都在竊竊私語，突然班長在門口很大聲的咳嗽了一聲“嗯哼”，教室裡立刻安靜下來。作為參照物(嗯哼)在教室(境)中，所要表達的不是“他感冒了”的思想感情，而是想要傳達“老師來了”的真正意圖。認知語境的提出，把語境從靜態帶入到了動態的‘認知’中。從發話者的角度，客觀的闡釋其內在想要表達的真正意圖，彌補了傳統語境在認識上的不足。語在境中作為參照物，必須依附於‘境’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在不同的境中可以得到不同的話語意義。例如：“他是個豬！”這個隱喻句，參照物(豬)在C₁臥室、C₂教室、C₃食堂、C₄床上等不同的境中，可以分別表示發話者形容對方髒、笨、能吃、能睡的幾種交際意圖。

本文將試圖駁回專家們對認知語境完形性結論的判定，反對把認知語境看做是能容納包羅萬象的垃圾箱。一直以來，這樣的論證影響著後人的研究路線，使研究難上加難，無法在應用語言學上發揮其實質的語用功效。認知語境並不是所有語境C₁、C₂、C₃、C₄等所有的相加之和，與當前交際相關的語境就是認知語境。

II. 傳統語境與認知語境

1. 靜態的傳統語境

語境概念的提出絕非偶然，它是人們極力解決意義的同時而在語言學界佔有了一席之地。早在1885年德國語言學家Wegener就曾提出，話語的意義要通過實際的使用才能產生，意義只有通過語境才能得到確定(轉引：張思文2008)。Lyons也斷言，如果不把一個詞放在語境當中來分析，意義的推理常常是不可能的(1997:410)。倫敦學派的“意義即語境”的觀點，在很長一段時間影響著大批語言學者。意義在語言學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解決意義問題的關鍵所在就是語境，兩者如影隨形的成為了語義學、修辭學以及功能語言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同時與語言學相關的交叉學科，心理、社會、邏輯、哲學以及人工智能、計算機語言科學等也都把語境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國內外就有學者提出要建立語境學的設想，MarBlack也曾建議創建一門特殊的學科，用語境學來處理所有和語言有關的語境方面的問題(轉引：胡霞2005)。各個領域從其定義、分類和構成要素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歸納。就其定義來說，語境就是交際中使用話語的語言環境。就其功能來說，語境對意義具有制約和解釋作用。但語境的構成要素卻一直都沒有得到統一的界定。

語言學派萊昂斯在《語義學》一書中把交際者的地位、時間、情景和交際話語、交際場景等都歸為語境的構成要素(Lyons1997:574)。修辭學派的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提出，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時及何如6種構成要素(1976:11)。另一位修辭學派的王德春在《現代修辭學》中把語境分為身份、職業、思想等主觀要素和時間、地點、場合、對象等客觀要素(1989:176)。社會學派費什曼認為，語境是受共同行為規則制約的社會情境，是誰在何時用何種語言向誰說話(轉引：張思文2008)。語境的構成要素成了大雜燴，由於還沒有一個統一規範的界定，好像是任何事物。正如

Akman在其論文曾提到：Clark和Carlson曾抱怨，許多領域都使用語境，所以語境變得越來越晦澀(2000:745)。他們提出了目前一個普遍的觀點，語境已經成為某種概念的垃圾箱。語境的構成要素得不到統一的歸納跟總結，造成了語境對於意義的語用功效只停留在靜態不動中，也就是說傳統的語境研究對於意義只存在制約和限制的作用，根本無法進行動態的推理和驗證。靜態的語境更多強調的是以語言的構成要素來制約話語意義的產生，而動態的語境卻強調的是人的建構和選擇。語境的構成要素對意義雖不能進行動態的推理和驗證，卻可以成為動態語境進行推理時的重要參照物。本文將在第三章對語境和認知語境進行重新界定。

語境的靜態研究以構成要素為出發點，對語境只具有單向的制約作用，無法逆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

- 2) 媽媽：(下班回到家，躺倒在沙發上)小蘋果，倒杯水給我。
女兒：(正在看電視)自己倒。
媽媽：媽媽我口渴了，我想喝水。
女兒：(馬上站起來拿杯子)哦，小寶寶，你口渴啦！
媽媽馬上給你倒水喝啊！

當媽媽要求小蘋果給勞累的自己倒水的時候，交際並未達成；當媽媽轉換成寶寶身份時，卻能順利的完成交際。單純依靠靜態語境的構成要素，根本無法解釋媽媽是如何轉換為小寶寶語境的。交際中語境在不斷發展變化，具體要利用哪些語境要素，可以是主觀決定的。王建華等在《現代漢語語境研究》中明確提到：“交際是語言使用者參與的動態過程，語境也是一個動態過程。”³⁾靜態語境只注重了使用的語言環境，卻忽視了使用語言環境的主體；動態語境更關注的是主體是如何構建和選擇的。

3) 王建華、周明強、盛愛萍《現代漢語語境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8頁。

2. 動態的認知語境

人們對語境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傳統的語境被看作是靜止不變的；它經歷了一個由靜態到動態的轉換過程。其時間並沒有嚴格的界定，也並不存在取代與被取代的關係，由靜態到動態的研究是語境研究的深入和擴展。Mey在《語用學引論》中曾提出，語境是動態的，它是言語交際是不斷變化的環境，這是一種以“語言使用者為指向”的語境觀(2001:40)。隨著20世紀認知語言學的新興，人們更加認識到認知的主體、知覺、記憶、思維、判斷、推理、想象、概念形成的重要性。認知語境的引入，完善了傳統語境在解決意義問題的局限性，被專家們作為一個獨立的動態語境專門進行研究。美國心理學家霍思頓等人歸納認知是信息加工、解決問題、心理上的運算符號和思維相關的活動⁴⁾，是基於認知語言學提出一個全新的語言認知觀從微觀上影響著認知語境的研究。人們在解決意義的同時逐漸重視到認知語境的動態研究上，對認知語境的定義和構成要素也有很多見解。

何自然提出了認知語境又稱語境假設的概念，是語言交際雙方共同的前提(1997:123)。此定義與關聯理論中對認知語境的定義一樣，人類有著相似的認知語境，所以交際才能順利進行。缺點是，我們的認知能力不同，也有著不同的知識經驗，所以我們擁有著不同的認知環境。因此，此定義忽略了交際主體的差異性，所以我們要在交際中關聯交際主體。

熊學亮提出認知語境是人類使用語言的有關知識，是與語言使用有關的、已經概念化或圖式化了的知識結構狀態(1999:115)。此定義影響最大，很多學者在研究認知語境時都贊同此觀點。如，彭建武(2000:69-7)，劉森林(2000:54-59)等。優點是強調了語用者有關語用的知識化、概念化與圖式化。缺點是他認為認知主體對語言的信息超載部分，不一定要依賴傳統的靜態語境；因為交際主體已經通過經驗把有關的靜態語境內在化、認知化了。本文并不同意此看法，對意義的推導過程中，如若不依賴靜態語境，會使人

4) 朱智賢，《心理學文選》，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59-362頁。

誤認為認知語境在交際中是憑空產生的。如果沒有這些靜態的語境做參照物，認知語境就永遠處在一種不活動、被抑制的狀態，就不可能在交際中產生作用了。一句話、一個交際對象、甚至是臨時出現一個人或是一個動作，認知語境都需要依賴對靜態語境的激活才能在交際中發揮作用。交際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時空、對象、話語抑制都在不停的變化。所以，此定義忽略了靜態語境的重要性。

王建華等提出，認知語境是言外語境中最為靈活的一種語境，也是內隱性最強的語境，因為它與交際者的知識背景、認知水平、心理能力、審美觀點等有著密切的關係(2002:329)。不僅引出認知語境的存在方式是內隱性的，還指明了認知語境和認知主體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此定義有利於我們對認知語境的進一步認識與控制，卻同樣忽視了認知語境所依賴的靜態語境。

黃華新、胡霞(2004)提出，認知語境應該是當前輸入信息與被輸入信息所激活的相關信息之和，而輸入信息與被激活的相關信息呈現為一種函數關係。此定義看到了作為客觀輸入的信息對認知語境的激活作用，其中的函項關係也足以證明認知語境的動態性特征。缺點是沒有指出認知語境與當前話語的相關性，而且忽視了動態語境所強調的人本性的重要性；而且副作者胡霞曾明確提出此函數定義似乎有些抽象，操作起來有一定難度，並斷言要對認知語境下一個準確而全面的定義確實很困難(2005:21)。本文將試圖通過論證來解決其缺憾，將從語、境和認知三方面來全面完善認知語境的定義。

III. 針對交際意圖的認知語境分析

到目前為止，認知語境還沒有一個相對滿意的定義，主要是因為很多專家學者的研究重點太偏重於認知，卻忽視了傳統語境的參照要素。認知語境中語境的構成要素沒有得到合理的規範，成了包羅萬象的大雜燴，是對認知語境的定義無法得到界定的主要原因。包羅萬象、大雜燴、垃圾箱，認知語

境幾乎成了所有，綜上所述這樣的界定顯然是沒有征服力的。我們有必要，也需要界定一個簡單明了的構成要素。

動態語境的主要語用功能就是對意義的推理，在推理過程中總是離不開交際。在交際中，動態語境強調的不是簡單的話語意義，更加注重的是發話者的真正交際意圖。所以，話語總是與交際有關聯性。《意義的意義》作者Richards就曾提出：“很多詞，當它們從一個語境到另一個語境的同時，它們的意義也發生了變化(轉引：張思文2008：11)。”一個詞、一句話、或是一段話，它們都離不開交際，離開交際後的話語意義就會存在多樣性。只有把動態語境的“認知”界定在交際主體之間，話語的意義才不會產生多樣性，因為人的認知觀可以因人而異(王宏偉2018:77~78)。動態的認知語境來源於Sperber和Wilson的關聯理論，他們在《關聯性：交際與認知》一書中是這樣定義認知語境的：“它是人們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並推斷的事實或假設構成的統一體。一個人的總認知語境是由他的認知能力和其所處的物理環境所決定的。(黃新華等2004:1)”儘管每一個交際行為都值得重視，但我們通常只注意那些與我們有關聯的信息。⁵⁾

綜上所述，專家學者們已經對語境的構成要素進行了很全面的歸納，可是，在交際中仍然有一些勝似語言卻非語言的參照物(語)與交際有關聯，在對交際意圖進行推理的同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在界定動態的認知語境中語境的概念之前，有必要先來重新界定一下‘語’的構成要素。

1. 認知語境中“語境”的重新界定

1) ‘語’的構成要素

“語”就是交際中的“話語”⁶⁾，交際中的認知語境大部分所表達的是口語，

5) 何自然，《語用學與英語學習》，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2頁。

6) 話語是在一個語境中說話者用來傳遞訊息所說出的一串語音或寫出的一串筆畫。話語可以具有一個語詞、一個詞組、或一個語句的形式。正如語句是語言的基本

書面語是口語的派生物和代替物。有關話語的構成要素，我國比西方提出動態語境早十年的周禮全就在《邏輯—正確思維和有效交際的理論》中明確提出“話語”不單單包含語詞部分⁷⁾，也包括節律成分和副語言成分。如下例，吃飯前媽媽對女兒說：

3) 媽媽：小蘋果去洗手! (命令的語調⁸⁾)

女兒：好的。

爸爸下班回來，看見要吃飯了便問媽媽：

爸爸：小蘋果去洗手? (詢問的語調)

媽媽：小蘋果去洗手。(肯定的語調)

三句同樣的話語除去標點符號就是語詞部分，加上標點符號就是話語的節律成分，包括問歇、重音和語調三個因素。再如，老公公司有聚餐，卻沒有提前告知老婆：

4) 老婆：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嚴厲的重音)

老公：跟領導的聚餐，沒辦法! (不耐煩的語調)

當老公回來的很晚時，老婆故意用一種很嚴肅的聲高和語調來完成交際。告誡老公她已經生氣了，顯現出這是一個既嚴肅又重要的問題，警告老

單位一樣，具有一句語句形式的話語則是言語和話語的基本單位。一句話語可以指具有一個語句形式的話語，話語可以指一句話語，也可以指由許多一句一句的話語組成的話語。(參照周禮全1994：7)

- 7) 語詞表達一個概念，並且根據所表達的概念，語詞指謂實物。語詞成分是一句話所包含的一串語詞以及它們之間的先後關係。邏輯理論專家把它稱為‘抽象語句’。
- 8) 語調就是語音的陰陽頓挫，由整句話的音高和聲調、平調、升降調、降生調等組成。

公以後不要再回來這麼晚。交際中如果老公a用一種不耐煩的音高和語調來回答，就表達了老婆對自己工作不理解的無奈跟厭煩。如果老公b用一種道歉的音高和懇求的語氣來回答，則表達了自己沒有提前告知而讓老婆等了這麼久感到愧疚。再如，當老公公司有聚餐，提前跟老婆請了假後：

5) 老婆：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安慰的語調)

老公：跟領導的聚餐，沒辦法！(可憐的語調)

例4)和例5)在書面語中是兩句完全相同的語句，所要表達的真正意圖卻有所不同。例5)的“知道老公聚餐(境1)”和例4)“不知道老公聚餐(境2)”可以組建不同的認知語境完成交際。例5)的(境1)中，老婆知道老公要看上司的臉色，賠笑臉、陪喝酒，所以用一種很溫柔的音高和語調來詢問老公，關心老公這麼晚回來累不累、喝沒喝多的真正意圖。而老公看到老婆這麼關心自己，也就用一種可憐的音高和語調，有間歇的慢慢的回答老婆，表達了他的工作很辛苦很無奈的真正含義。而例4)卻截然相反。

本文把認知語境界定在交際中，這些標點符號、音高、語調還有重音和間歇，在交際中對推理交際人的真正意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再例如，

6) 女朋友：你喜歡做家務嗎？

男朋友：(停頓片刻...) 還好吧！

“還好吧！”前的停頓片刻對於激活男朋友的表達意圖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停頓代表主體不肯定的一種表現形式，對於“還好吧！”有否定的真正意圖，只是不想讓對方失望而選擇委婉的回答。例6停頓片刻的間歇就是話語的節律成分。例4和例5的故意用高於或低於、溫柔或生硬、拖長或急促、鼻音或是喉音來說話就是話語的副語言成分。比如，一個健康的人用斷斷續續的聲調對人說話，這是它有意來表達他對對方的冷淡；但是，一個生病的老人用斷斷續續的聲調對人說話，卻不是他有意表達對對方的冷淡，而是由於身

體的虛弱(轉引周禮全：1994)。這些節律成分和副語言成分在認知語境解釋交際的真正意圖時，仍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Gumperz就曾提出；“重讀與語調模式，及副語言特征；如節奏、笑聲、語碼選擇、習慣表達等，都能充當語境化信號。”⁹⁾本文在研究中發現，除了表聲的一些節律和副語言成分之外，還有一些不表聲的無聲語言在認知語境推理話語意義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幼兒園裏升班，爸爸問女兒：

7) 爸 爸：你喜歡新的老師嗎？

女 兒：(點點頭！)

我們會發現這種“點點頭！”的動作在交際中作為一種無聲的語言而存在，作為認知語境的參照物‘語’，如果不包含這種無聲的語言，就不會被激活關聯信息，也就無法推理交際人的真正交際意圖，推理將中斷。再例如，

8) 媽媽：叫爸爸出來吃飯！

女兒：(兩根小手指放在嘴邊做出“噓！”的表情跟動作)

女兒做出這樣的動作是想告訴媽媽“爸爸睡著了”的事實，囑咐媽媽“小點聲別把爸爸吵醒了”的真正意圖。周禮全先生在對副語言成分的構成要素中曾歸納出；副語言成分應該是話語的語音性質，雖然有些語言學家把交際時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姿勢也看做副語言成分，它們在交際中對話語的意義也確實有著重要的影響，但不屬於語音性質的，所以不列入副語言成分(1994：22)。本文不贊同此看法，在動態的認知語境研究中，說話時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姿勢是話語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它代表的是明示語境的一部分，可以作為對交際意圖進行推理時的重要參照物。沒有了這些副語言成分，交際的真正意圖就無法得到推理。好多舞蹈學家把舞蹈的肢體語言比作是無聲的語言，交際

9) 何兆熊、蔣艷梅，〈語境的動態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第6期，1997年，第17頁。

中一些肢體語言跟表情代表的是一種無聲的參照物。如果像周先生提出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姿勢不能看做副語言成分的一部分的原因，僅因它們不是語音的成分的話；那麼，如果在言語交際中的一方是聾啞人，那麼這些肢體語言就沒有辦法得到合理的推理。介於此等問題，我們把表情跟身體姿勢等無聲語言都歸為言語交際中話語的副語言成分之內。

本文認為，‘語’的構成要素是：與交際有關聯的參照物。既然是副語言成分，是不是語音性質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與話語意義的推理有沒有關聯。所以我們可以界定，動態的語境中“語”的構成要素不僅包含語詞成分，也包括節律成分和副語言成分。副語言成分不管是語音性質的還是非語音性質的、一個表情還是一個動作，或者是具有文化特色的方言；只要是與當前交際有關聯的副語言成分，我們都可以看做是動態語境激活話語理解的參照物。

2) ‘境’的構成要素

認知的動態語境研究中很多專家都認為，由於各國的文化特色不同，也直接影響著主體的認知結果，從而在解決意義推理上得出了不同的話語意義，限制了認知語境在解決意義功能的局限性。胡霞就在博士論文的最後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中提出，沒有抑制就無所謂激活(胡霞2004:102)。關聯‘境’可以抑制由於文化差異而局限意義推理的動態研究，因為‘境’這個豐富的肥沃土壤本身就與各國的文化脫離不了關係，與文化存在關聯性。動態的語境是由‘語’和‘境’構成的有機整體；‘語’只有在‘境’中，意義才能得以解決，而‘境’也只有在‘語’中才能盡情的發揮它的語用功能。西方的大批語言學家都認為‘語’只有在‘境’中，意義才能獲得解釋。把語境研究推向高潮的最具代表性人物，Malinowski為了驗證這一點而做了很多典型的例子；如wood(木頭)一詞就必須參照一個人拿著它站在船上這一‘境’中，才能被理解為“槳”的意義(轉引Edward Arnold：2000)。例如：

9) 三年五班同學：(自習課上很多同學都在竊竊私語！)

三年五班班長：咳嗽.....

在教室這個‘境’中，自習課上好多同學都在竊竊私語，突然班長在門口“咳嗽.....”，教室裡立刻安靜下來。作為參照物，故意的“咳嗽.....”在教室(境)中想要傳達的是“老師來了”的內在含義。又例如在一堂韓語課上，

10) 王老師：韓語有幾個子音？

金同學：咳嗽.....

在韓語課(境)中，金同學同樣用故意的“咳嗽.....”來表達他不會，並且用咳嗽這個副語言成分來掩蓋它“回答不上問題，覺得很丟臉”的真正意圖。再例如，跟幼兒園去愛寶樂園玩了一天的女兒，發燒後在醫院裏：

11) 醫生：還有哪裡不舒服？

女兒：咳嗽.....

在醫院(境)中，女兒用“咳嗽.....”這個副語言成分表達她嗓子疼、想咳嗽的意圖完成了交際。同樣的“咳嗽.....”在不同的‘境’下，可以推理出不同的交際意圖。胡霞曾把認知語境看作是 C_1 、 C_2 、 C_3 、 C_4 ...的集合，一個統一體，難以對它進行分割(2005：9)；並提出了認知語境的完形特征，認為聽者需要依賴認知語境的完形性才能對話語有個正確的理解(胡霞2005:32)。本文卻完全反對這種觀點，它不是所有‘境’的相加之和，它是與當前交際相關聯的‘境’。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句：“他是個豬!”這句話在交際中，不同的‘境’可以有著不同的交際意圖。如，

12) A：王鵬考的好嗎？

B：他是個豬！

如若此交際是在教室裏這個‘境’中，根據“豬”這個參照物，我們可以激活在中國對“豬”的隱喻有比喻人“笨”的交際意圖。再如，

13) A: 王鵬怎麼又遲到了?

B: 他是個豬!

如若此交際是同學和同學在課間活動的操場上, 正好碰見王鵬背著書包進學校這個‘境’中, 根據“豬”這個參照物, 我們可以激活在中國對“豬”的隱喻有比喻人“懶惰”的交際意圖。我們再來換一個“境”, 看一下會有怎樣的交際意義。

14) A: 王鵬真能吃啊!

B: 他是個豬!

如若此交際是同學在學校食堂(境)中, 根據“豬”這個參照物, 我們可以激活在中國對“豬”的隱喻有比喻人“能吃”的交際意圖。參照物“豬”在C₁教室、C₂操場、C₃食堂等不同的‘境’中, 分別可以表示發話者形容對方笨、懶惰、能吃的幾種交際意圖。在交際中, 不同的‘境’可以激活不同的話語意義。我們甚至可以根據“豬”這個參照物, 在“不洗手”和“賴床”的‘境’中激活“臟”和“能睡”的含義。如若此交際是在國外, 或者是一個中國兒童和外國兒童的交際中, 此隱喻的參照物就不會出現在此時的‘境’中。如若出現在此‘境’中, 也只能有更恰當的比喻方法才能完成交際。根據格萊斯的會話合作原則, 人總是根據會話原則來完成對話, 如若未能按照原則來完成對話, 從而出現了言外之意, 那也可以根據參照物激活關聯信息而得到理解。所以, 沒有關聯的交際是不存在的, 也就不存在由於文化差異而影響主體認知的多樣性和意義推理的多樣性。所以, 境的構成要素是: 與交際相關聯的環境。語境就是與當前交際相關的語言環境; 它的構成要素是與當前交際相關聯的話語(包括語詞、節律和副語言成分)。

‘語’和‘境’, 還有‘認知’三者相輔相成, 不可分割; 沒有‘語’這個索引語詞, 動態的認知語境就無法從‘境’這個參照物中尋找相關聯的關聯信息; 如何尋找關聯信息要依據‘認知’的激活, 如何激活要依據認知的一些理論工具。所

以，我們有必要再來界定一下，在交際中動態的認知語境是如何選擇和構建交際意圖的。

2. 認知語境的重新界定

Taylor說：如今，認知是一個時髦的術語，很多人文學科都喜歡把這個詞加在它們的標題上(2002:4)。然而，認知語境絕不是認知和語境的簡單相加，它是人們對語境選擇和構建的動態過程。認知語境的提出，把語境從靜態帶入到了動態的推理中，從發話者的角度客觀的闡釋其內在所要表達的真正意圖，彌補了靜態語境在認識上的不足。‘認知’一詞來源於拉丁文，發源於計算機產業，新興與心理學，發展與認知語言學。各國各專家擬定了豐富多彩的定義，致使認知語境的動態研究只停留在定義的基礎研究上，導致研究難上加難，無法實現解決意義的功能體現。其實我們從字面就可以用中文擬定一個簡單而易懂的定義。‘認’就是認識；‘知’就是知道，也就是通過認識以後得到的知識。在交際中我們如何認知的，首先是通過聽覺，其次是通過視覺來判斷。‘認’是通過聽覺來體現，聽覺主要指前人研究的語音性質的符號；而視覺上的無語音性質的符號存在於話語的副語言成分中；通過聽覺和視覺的判斷跟選擇我們才能激活儲存在我們大腦裏的知識庫達到了解，也就是達到‘知的理解。爲了解釋‘認’到‘知的過程，我們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了解一下我們是如何認知的。比如我們的辦公室在3樓，對著樓梯的前面標示了3這個數字，在反復上下樓時數字3就自覺無意識的儲存在我們的大腦之中。不用數是第幾層，只要看見3的標識我們就會停止腳步；坐電梯時的聽覺也可以有同樣的經驗知識促使我們停下腳步下電梯。這些都是我們人類大腦形成經驗知識的認知。再比如，每次女兒想要玩家門口的電動小火車的時候，都會跟我說：

- 15) 媽媽能給我一塊錢嗎？我想玩電動小火車。

任何人聽到這句話都會理解，一塊錢指的是硬幣而不是一塊錢紙幣。因為，電動小火車只能用一塊錢硬幣，如果沒有硬幣或是沒有零錢就得去電動小火車旁的超市換硬幣。由於每次女兒玩電動小火車時，周而復始的循環著這些細節，所以在人類的大腦中會以一種經驗符號儲存而在；心理學家們稱之為經驗主義，沒有被激活之前是以一種靜態的方式儲存在大腦之中。當我們輸出“電動小火車”這個新信息時，就激活了之前儲存的“需要投入硬幣才能玩，沒有硬幣得去換硬幣，電動小火車屬於旁邊超市所有，可以去超市換硬幣等等”舊信息。

‘認知’起源於計算機產業，計算機就是模擬人腦的經驗組織儲存在處理器中的。就像我們在電腦搜索框裏搜索論文題目時輸入“認知語境”，會搜索到有關認知語境的一些相關論文。但是，如果我們在作者的搜索框裏輸入“認知語境”的話，就沒有搜索到結果，因為沒有人叫認知語境。也就是說，我們要激活大腦裏的舊信息就必須輸入相關聯的新信息。專家們用各種術語來表示人們大腦的經驗知識，如框架、腳本和圖式等等。本文認為認知圖式是體現人類大腦經驗組織的最好術語，不但可以擴列還可以排序，更可以構建更新(王宏偉2018:74)。人類的經驗知識寶庫是以一種圖式的形式儲存在我們的大腦之中，需要我們是通過認知的聽覺和視覺來選購跟激活相關聯的舊信息。司馬賀(1886:5)曾提出，話語的表達和理解都是重要的認知過程，我們可以把它看做是一個對輸入信息的加工過程，是新信息與舊信息之間的一種結合與運算。何自然、冉永平(2001:F27)對此曾評論，如果輸入的信息內容值得人們付出一定的努力來理解，它肯定是有關聯的。

Sperber和Wilson在《關聯：交際與認知》一書中曾指出：“假設P是同一系列語境假設之間的關係。交際中的任何話語之間都是或多或少的有著某種聯系的，對話語的理解過程也就是尋找話語之間的關聯過程。”¹⁰⁾。話語所提供給聽者的信息和聽者的語境之間有著一種關係，這就是語境的效果，它對尋找話語之間的關聯很重要。沈家煊是國內最早介紹關聯理論的人，他介紹

10) 高媛媛, 〈言語交際中認知語境的關聯理論分析〉, 博士學位論文, 2013年, 第30頁。

了關聯理論中語境是如何確定的，“在語言理解過程中人們不可能運用全部的語境，而是選取一特定語境。”¹¹⁾如何選擇和激活也同樣要靠關聯理論，在交際中主要依據認知圖式來尋找與當前話語相關聯的‘語’，再尋找相關聯的‘境’；然後再激活與‘語’和‘境’相關聯的相關圖式，絕不是一個抽象的心理過程。

語是境的參照物，必須在境中‘認知’；認知必須依附於‘語’和‘境’，而‘語’和‘境’也只有動態的‘認知’中，才能對意義進行合理的推理和驗證。“認知語境”絕不是‘認知’和‘語境’的簡單相加，它是以語境為依據，通過主體的認知而形成的推理；絕不是憑空想象，更不是因人而異，而是與當下交際有關聯的推理。本文所界定的交際中認知語境的定義就是，與交際相關聯的語境，並不是C₁、C₂、C₃、C₄...的集合，更不是所有語境相加之和的所有。

很多學者都認為抽象的認知會因人而異，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知，也就造成了對交際話語不同的話語理解。認為認知是抽象的無依據的理論依據，從而誤導了學者們對認知語境解決話語意義的語用功效。到目前為止，也都只局限在意義與語境的依附關係上，具體對話語意義進行推理跟驗證的論文寥寥無幾，幾乎沒有。

IV. 結論

傳統的靜態語境活躍在當時語言學的歷史舞台上，興盛了很長一段時間。但隨著人們對邏輯和語用研究的不斷深入，這種靜態的方法越發顯得其解釋力捉襟見肘。人們逐漸認為動態語境更能有效的闡釋交際意圖的語用功效，但不能否認的是，動態語境是在靜態語境的基礎之上而被激活生成的。動只有建立在靜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更好的進行選擇和構建，而動其實就是認知語境。原始的靜態語境是認知語境的源泉，是認知語境形成的基礎，認知語境豐富了傳統語境的内容，是對傳統語境的進一步深化和擴展。

11) 沈家煊, 〈迅遞和認知相關性〉, 外語教學與研究, 1998年, 第30頁。

然而，專家學者們卻忽視了已經被深化和擴展的動態的“語境”，它的概念和構成要素已經不再是靜態的“語境”了；也就是說認知語境中“語境”概念跟傳統“語境”的概念是不同的，它並沒有得到深化和擴展。雜亂無章的傳統語境的構成要素像一個能容納所有的垃圾箱，它直接影響著動態的“認知語境”的概念界定。專家學者們根本無法用一個更大的容器來容納“所有”，根本無法界定一個完美無瑕的定義，因為它實在是太龐大了。到目前為止，動態的認知語境研究還只停歇在定義和特征等理論知識下；如何對交際意圖進行合理的推理跟驗證還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專家說推理太過於抽象化；有的專家說每個人的認知不同，意義也因人而異；更有專家說人們所接受的文化色彩不同，直接影響對意義的理解；甚至有些專家說人類大腦的知識庫不同，圖式的抑制問題無法得到解決。其實，“認知”興盛於心理學，他們都太受心理學的錯誤引導，而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認知”其實是與“語境”是一體的，它們是相關聯的。交際中，認知所激活的關聯信息一定的與語境相關聯的，才能達成交際的合作原則，才能達成交際。認知語境的研究停歇不前的主要原因是傳統語境的構成要素沒有界定在動態之下。

介於以上等等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本文總結了：

1. ‘語’的構成要素是與交際相關聯的話語。
2. ‘境’的構成要素是與交際相關聯的環境。
3. 認知語境中“語境”的概念是與當前交際相關的語言環境；它的構成要素是與當前交際相關聯的‘語’和‘境’。
4. 認知語境的概念是與交際相關聯的語境。

在界定相關概念的同時，本文還論述了在具有文化特色的‘境’中進行關聯和選擇時，不會出現因文化差異而導致推理結論不同的難題，因為‘境’本身就是與當下交際相關的文化因素。並論述了，分別關聯‘語’和‘境’還有‘認知’后的認知語境定義並不是抽象無據的。認知語境再也不是 C_1 、 C_2 、 C_3 、 C_4 ...所有語境的相加之和，再也不是包羅萬象的、無法界定的，它是與當下交際相關

的語境。希望對學者們研究認知語境的語用功效時做出點微薄的力量。

< 參考文獻 >

-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高媛媛,《言語交際中認知語境的關聯理論分析》,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
- 何兆熊、蔣艷梅,《語境的動態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第6期,1997.
- 何自然,《語用學與英語學習》,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 何自然、冉永平,《關聯性:交際與認知、導讀》,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1.
- 胡霞,《認知語境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 黃華新,《邏輯與自然語言理解》,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 黃華新、胡霞,《認知語境的建構性探討》,《現代外語》第3期,2004.
- 劉森林,《認知語境因素結構化》,《四川外語學院學報》第4期,2000.
- 沈家煊,《迅遞與認知相關性》,《外語教學與研究》第3期,1998.
- 司馬賀,《人類的認知》,北京,科學出版社,1886.
- 王德春,《修辭學探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 王德春、陳晨,《現代修辭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
- 熊學亮,《認知語用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 王宏偉,《關聯認知圖式的言外之意分析》,《中國學論叢》第58輯,2018.
- 王建華、周明強、盛愛萍,《現代漢語語境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 張思文,《隱喻的認知語境觀》,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 周禮全,《邏輯——正確思維和有效交際的理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朱智賢,《心理學文選》,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Akman, Varol. "Rethinking context as a social construct".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0.

- Aman,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Arnold, Edward.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Lyons, John.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ey, Jacob.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context is in a flourishing stage. Language scholars and other scholars with contextual related disciplines have studied context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general, the linguistic context of linguistic context is still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limited to the branch of linguistics, and in the study of the division of various branches of linguistics. The basic theory of context is still very backward, and the context is still lack of a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a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xt. It is still vague, and there has been no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nature, form, structure and type of context. At present, contextual research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linguists and scholars, and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in linguistic research. Context research is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the subsidiary status of other disciplines and is developing towards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direction of linguistics.

Key Words : 認知語境(cognitive context), 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 節律成分(prosody component), 副語言成分(paralinguistic features), 認知圖式(Cognitive Schema)